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123 期 | 2016 年 8 月 28 日 星期日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王瑜明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wyming@xmwb.com.cn

他是跑戏曲跑成了专家的文艺记者，是中国第一个交通广播电台的创办人，是讲述大世界前世今生的海派民俗研究者，是与各剧种名角同台演出的资深票友，也是撰写昆曲大家张洵澎传记的作家、创作大型越剧《宦娘曲》(与毕志光合作)的剧作家……秦来来，人生越来越多的精彩，在 60 岁以后展开——

昆曲终于有“派”了

2016 年 3 月 14 日，上海“昆曲澎派艺术研习中心”诞生！提起这个被圈外人忽视的新闻，66 岁的秦来来兴奋又自豪。昆曲是百戏之祖，基础深厚，遗产丰富，代表人物不少，600 多年来却没有流派呈现。在“昆曲澎派艺术研习中心”挂牌仪式上，当代昆剧大家蔡正仁的一番话，点出了此举的非凡：“昆曲今天终于有‘派’了，而且名字很响亮——‘澎派’。这标志着昆曲事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！”

昆曲有派之于秦来来个人，还有另一重意义：是他率先在与杜竹敏合作的《洵美且异——昆剧表演艺术家、戏曲教育家张洵澎》书稿中提出，张洵澎的艺术实践、艺术成就、艺术传承已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，可以称为昆曲中的流派了。文艺评论家丁锡满在为这部传记所作的序中写道：“秦来说：京剧有派，昆剧无派。但是张洵澎有那么多的创造，那么多的美异，为昆剧舞台留下那么多经典性的剧目，为昆剧队伍带出那么多有出息的学生，确实是‘洵美且异’，既是美神，又有个人独特的风格，可说自成一派。因此，张洵澎的表演艺术，可以称为‘澎派’。我赞成秦来来的意见。”

在即将出版的这本书中，秦来来把“澎派”艺术归纳为四个字——“洵美且异”；四句话——“扎实的传统功底，开阔的艺术视野，过人的创新能力，众多的戏迷传人”。他把传主的艺术成就当课题来钻，当论文来写，同时展示了优秀记者挖掘素材的真功夫。比如写到张洵澎的出新不是无根之木，居然找到张珍藏至今的俞振飞大师手迹——早在 1958 年，俞振飞率昆大班学生进京演出时写的勉励纸条：

张洵澎：

一切艺术表现和技巧运用的方法，都不可能用公式或千篇一律的法则来说明，需要从实践中去创造、从不断的劳动与锻炼中去体会、探索，才能获得成就。

俞振飞

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客首都写传主小时候练功，“就一个圆场，张洵澎就在芙蓉草、沈枫等名师指点下，打下了扎实的传统功底。至今 60 余年，功力犹在。2015 年上海公演大师版《牡丹亭》，



秦来来

六十以后的精彩

文/潘真

老老琐言

“余热”

文/剑箫

退休了，有些人被原单位返聘，或去其他单位继续工作，人们管这种状态叫“发挥余热”。

在很多人眼里，“发挥余热”，要比“返聘”“退而不休”，乃至“继续赚养家糊口的钱”，来得崇高，好听。细细揣摩，这个“余热”其实内涵很深，并不是可以拿来随便使用的。

所谓“余热”，我以为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，一是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，自己的才能尚未用尽，假使延长一定的工作时间，有利于得到极致的发挥。一是尽管自己的

才能在原单位已经无所长进，但它却是其他单位所短缺的，正好可以用来弥补别人的不足。这类“余热”的含金量很足，是社会求之不得的。

但有些“余热”，其实属于被人照顾性质的，就像流水线上一个简单的装配工，一抓一大把，多一个，少一个，无关宏旨，近于混口饭吃。

前者是物尽其用性质的“剩余的‘热’”，而后者实际上是“多余的”、并不热的“热”，不一样。所以别老把“发挥余热”放在嘴上。

那么，你正在发挥的是哪种“余热”呢？

张洵澎出演《幽会》一折，出场时的碎步又溜又稳，谁能看出她已是 70 多岁高龄。”25 万字的传记，定格了一位艺术家的美丽成就，更使一门古老艺术有了“派”。

社区传播海派文化

“海派文化讲座”《大世界的前世今生》，是秦来来退休后的又一份事业。最早脱胎于上海大学海派文化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，后来他到大学文学院给大学生讲，又到区政协、统战部等机关给公务员讲，现在则经常进社区给居民讲。

面对不同听众，他因材施教“讲”，沉到社区后，就“用上海闲话讲上海事体”，突出“通俗性、故事性、趣味性、传奇性”，让听众听得明白、开心。讲座详略得当，对听众特别感兴趣的“黄楚九三起三落开办大世界”着墨多多，听众最为关心的“哈哈镜”命运——当年如何从疯狂的红卫兵手中抢救下来，讲来充满戏剧性，引人入胜。乐呵呵听讲座的居民，有谁想到：秦来来出生在南市老城厢，离大白相的大世界不远，少年时代就在此看滑稽、杂技、电影，听评弹、沪剧、越剧、京剧……受到传统艺

术的启蒙、熏陶；退休前，他从电台调到大世界，参加大世界修复改建工作，任上海大世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。

大世界是海派文化、老上海文化、三民文化的地标，四五十岁以上的上海人不会没去过大世界。秦来说，上海人游历大世界的记忆是一个点，我用“大世界的前世今生”这条线串起这些点，激发美好的回忆。三林社区讲座结束时，一位满头白发的听众走到台口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，“你的讲座让我又年轻了一次！”

上海地方的风土人情、民俗风情，只有上海闲话才能精准地传情达意；作为“非遗”的上海闲话，也亟待保护传承。秦来来一口标准的上海闲话（指 1950、1960 年代，老一辈沪语播音员万仰祖、邓平生、金锡初等人的播音标准），让一些老上海听了激动万分，“今朝听到了真正的上海闲话”“交关日脚听到了”“依的上海闲话准足”……

秦来来一个人在台上，用各地方言加京剧、沪剧、越剧、淮剧、评弹加幻灯片，十八般武艺，把听众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。他又擅长在现场抓“梗”，与听众互

动频频。他把自己从小到白相大世界的“三字经”拿出来分享：兜——大世界汇聚了各地剧种，因此到大世界先要楼上楼下、场内场外兜一圈，选择看什么、什么时段看；轧——热门场子人头攒动，要钻空子轧进去；孵——晚上京剧场子最吃香，要带了点心早早孵在座位上等。

评弹名家高博文评论：“秦老师是有文化、有书卷气的。”

他的马派“蛮有味道了”

小时候，秦来来跟着父亲看京剧、听评弹，孕育了对戏曲艺术的爱好。青少年时代，家里一台五灯收音机伴他走过孤独……漫长的岁月里，他不曾专门学戏，但 30 多年采访戏曲名家使他有“在里面熏着”，琢磨名家唱戏的味道……

退休了，终于有时间学京戏。夜公园里，他边跑步，边戴着耳机温习马派名戏，真想亮开嗓子好好唱一场！2015 年 4 月，“学戏马连良先生经典唱段”票友演唱会举办，昆剧表演艺术家张洵澎、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麻彩楼、京剧演员章晓申和电影演员吴海燕夫妇、沪上名票周炯儿以及梅派男旦李伟等参加演出。他唱了 12 段马派的经典唱段，票友们称赞他的马派唱腔“蛮有味道了”。而他第一次正式登台唱戏，早在 2011 年 10 月，为祝贺新书《穿越——写在舞台边上》出版而举办“秦来来与戏曲名家互动演唱会”。他表演单口秀，与京剧名家夏慧华合作京剧《三娘教子》，与越剧名家方亚芬合作越剧《祥林嫂》，与沪剧名家茅善玉合作沪剧《血染姐妹花》。



采访手记

精神的延续

采访秦来来，让我想起廿几岁时曾应约写书评，那本翻译的小书叫《生命从 60 岁开始》。当年对 60 岁毫无感觉，而今再看这本书，发现起得并不好。因为我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：60 岁以后的精彩，是 60 岁以前的精彩的下半场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变老的姿势好不好看，取决于其职业生涯。无法想象有人在岗位上浑浑噩噩混到退休，会突然抖擞，活出崭新的“我”。秦来来的“60 后”年华，是一种精神的延续。

“你跑戏曲的，怎么会一个个采访北京人艺的腕儿？”我问。“那是中唱 50 周年，第一届金唱片奖颁奖，既然我在北京……”他答。

“你陪俞振飞到中南海演出，怎么能采访到习仲勋？”“领导看望俞老，机会难得呀！我问唐斯复大姐借了个小录音机藏在口袋里……”

“写张洵澎，采访了多久？”“我和张洵澎是 30 多年的老友，和她丈夫、儿子也成了朋友，他儿子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首席，喊我‘来来爷叔’……”

结束采访，秦来来为京剧票房组稿去了。他现在是上海国际京剧票房的副董事长，另外还定期参加上海广播电视台麒麟京剧社的活动。